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王 汪

匪首与少妇



匪首与少妇 FEISHOUYUSHAOFU

王 汪 著

责任编辑: 刘德来

封面设计: 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0.75印张2插页221,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印数: 1-8,15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 3.85元

代 序

绘关东风云，
状众生悲欢，
借离合之情，
书兴亡之感。

——摘自我的笔记《创作自勉录》

目 录

1	小镇习俗与店家女儿.....	(1)
2	死乞白赖的追求者.....	(5)
3	傻里傻气的追求者.....	(14)
4	来自绿林的追求者.....	(23)
5	不敢追求的追求者.....	(39)
6	徐大学士身在何方.....	(46)
7	骚乱的宴席	(62)
8	乱世姻缘——天作之合	(71)
9	刘胖子的功勋	(82)
10	月光照亮洞房	(90)
11	东洋武士的信使	(94)
12	穿军装的“肉票”	(104)
13	新娘子进入匪寨	(115)
14	冤家同骑一匹马	(120)
15	大刀会攻进白云镇	(126)
16	牟家父子与大洋马	(137)
17	天棚上下的一男一女	(141)
18	沾血的金银珠宝	(151)

19	李伯仲放虎归山	(158)
20	刑场上的父与子	(161)
21	鸳鸯汗褙——荒唐的礼物	(173)
22	如同抱紧自己的命运	(177)
23	四年的时光	(182)
24	是谁撒下的野种	(185)
25	当她说出一个人的名字	(193)
26	“一身白”来到白云镇	(200)
27	商工会长的苦心	(209)
28	探长办案之一	(222)
29	探长办案之二	(229)
30	探长办案之三	(234)
31	探长办案之四	(240)
32	枪口对准那野性的头	(248)
33	“你这造孽的，滚吧！”	(255)
34	恼人的重逢	(258)
35	“两个丈夫”不期而遇	(263)
36	夜访老龙泉	(274)
37	落魄画家与心上的维纳斯	(289)
38	在关东的雪夜里	(301)
39	再当“模特儿”	(311)
40	一阵痛楚，一阵悲凉	(321)
41	一如当年那个天真烂漫的店家女	(336)

1 小镇习俗与店家女儿

这个漂漂亮亮的小妇人，原是店家的女儿。

白云镇南门外，江坎子上面的平安客店，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了。后来——大约过了十年，店主人因病下世，女人就带着小女儿继承了那几间店房子，两三排马槽，还有那只高挑在大门上的店幌……罗圈幌日夜谛听着江水呜咽，在春风秋雨中飘飘摆摆，垂挂的半圈红布短裙，渐渐褪成了粉色、灰色、白色，于是，又换个新的。

多少年来，这寡母孤女就守着平安客店，迎送水陆两方的过往客人，柞木障子，夹成的小店院里，马叫人嚷，好不喧闹，可她们母女的心，却是寂寞而凄清的。

“笑贫不笑娼”，是此地的传统风习。

小镇紧靠松花江，是从长白山里往外流送木材、运输山货的水上交通枢纽。

一出镇南门，便是大江码头。每年春夏秋三季，木排、船只在沉重、忧郁的号子声中，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就该拢岸泊下，作一番短暂的歇息了。一面面白帆落下来，桅杆如林，伸向天空。一只只木排，好似湿漉漉的原木搭成的大炕，又象一条水上的长街。

这是水天之间的好景致。往往又是在夕阳晚照的黄昏时

分，木帮、水手们做着拢岸的一切时，心里就涌起一种熟悉而又新鲜的兴奋，张大久已被江风吹红的眼睛，朝码头上毫不含糊地用起劲了。

悠悠的江水向天边流去。

岸上是黄沙，翠柳，长堤。

码头上，是一绺绺青丝额发，一张张白白净净的脸，一双双喜眉与笑眼。

这些梳髻的小媳妇们，这些梳独根辫子的大姑娘们，从镇里来到码头，是专为接“干哥哥”的。

“干哥哥”，便是从木排、船只跳上岸的木帮与水手，那些常年在风浪里苦熬甘修的光棍汉们。从老山里的松花江源头下面起排，去省城吉林，打个往返要个把月，才得以与“干妹子”一会。等要返回长白老林子以后，日里，在大锯呜呜的合奏中，思念白云镇的码头；夜里，转侧在木把窝棚的小炕上，神游幻境，与干妹妹有哭有笑地相会。

白云镇的女人，使人如此魂牵梦绕，是何等富有魅力呀！

其实，这地方的女人，除了借松花江水滋养，都生得一身细白柔嫩的肌肤而外，也没有什么出奇处。如若一定找出奇处，那便是她们对男性有一种强盛的征服能力，以她们特有的泼辣与粗犷，以她们那种足使男人心醉的狂爱，以及在相爱中放肆撒野的本领。

每当木排、船只拢岸的日子临近时，“干妹子”们总要抓紧为“干哥哥”做件贴身的穿戴，汗褙、兜肚、裤头不拘；抓紧拆洗被褥，用苞米粉子浆好，放在捶布石上把它捶得板板展展，以使铺盖它的人感到爽身解乏；再赶紧到柳茅子掩蔽

的江湾净一次身子……做好这几项礼仪性的举动，等木排、船只一到，就跑上码头，一任江风吹拂她们的“刘海”与鬓发，她们小髻或辫梢，一双眼睛热辣辣地望着那坦露着古铜色胸膛的汉子，就把新做的汗褙之类递上去。汉子接过来，捧在手上，如同捧着一个热乎乎的梦，再望一眼那上面使彩线绣成的“鸳鸯戏水”、“蝴蝶恋花”，刹时间就把一路上的辛劳与凶险全都抛诸脑后了。

“哥，家去吧！”女的说，声音是熟稔而亲热的。

男的跟着去了，一双净脚早换上了新袜新鞋。

木排上的人，突然减少了。剩下的，几乎全是些老木把。不，年老的，也有上岸去会老相好的；少数放浪了半生的老将，则再找个年轻的一试——这是那些不服老的老把式。

最后，码头已变得空寂无人。留在江上的，只有甘于寂寞的守排护船人了。于是在暮霭中飘起了缕缕炊烟。小灶小锅开始做饭炖鱼了。

镇子里，一面面纸窗亮着灯光，窗帘上晃动着一双双人影。到后来，油灯熄了，窗户暗了。继之，在融融的幽静中，是缠绵的絮语，是心跳气喘，是沉沉的鼾声与有哭有笑的梦呓。

无可讳言，这是一种生意，一种为文明君子所耻笑的生意。但由于此地民情笃厚，金钱的收入与爱情的支付是并行不悖的。

这时节，处在江坎子上面的平安客店，正明灯亮烛地透着热闹。

跟往常一样，木排、船只一到，这五间长筒店房子就住满了水上来客。

走进平安客店的客人们，束腰板带里，也同样装着官帖^①大票，但他们不肯为图一时之快，把钱花在女人身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家中已有了妻室，心里既然装着个女人，又为她常年在外冒险闯风浪，也就节制了野心贪欲的滋生，把腰中的积蓄捎给家中的她，尽一个丈夫的情义。又一部分人，经过几番品味，似有所悟地设想到：“干妹子”再甜，也未必赶得上“亲媳妇”来得实惠；人生在世，总不该打一辈子光棍；不能立业，也要成家，而欲达此目的，板带里的钱票子是不可散失的……除以上这两类人之外，便是初涉世事，对女人还仅仅限于想想而已的小杂们了。

客人满堂，就忙坏了唯一的店伙和女主人。要烧水沏茶，供客人用热水烫脚；要先端上垫肚的零食，之后煎炒烹炸，做菜做汤；要拿几千只沙胖子酒壶烫酒；要写店簿和分送行李……

每当这时，荷如就顾不得男女界限，过到店房里去帮忙。

店客粗俗的笑骂，赤膀子露臂地讲说村话，使这个店家女儿不再处于朦胧不懂之中，心的一扇门仿佛为一阵春风所动，以往的寂寞与凄清，就变成了姑娘的烦躁与焦灼了。

大江上，木帮们苦闷的号子，野调的小唱，似乎都潜伏着某种险情而令人担忧。做母亲的送女儿进私塾去念《女儿经》，叫她安坐在家中扎花绣蝶，全不见什么功效。荷如照例是喜欢跑上码头，观看木排拢岸时的一场热闹，见识一下木帮们从省城吉林捎给“干妹子”的小镜子，花木梳，装潢新颖的雪花膏，花色别致的绸缎，包金的戒指或发簪……这些

^① 官帖：“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发行流通的货币。

从大地方输入本地的先进文化，曾使这个少女一次又一次生出飘渺的遐想，迷离的梦幻。

母亲叫回女儿，叮咛说：

“孩子，咱娘儿俩，是靠这客店过日子的……”

“我懂。”荷如说，“妈，你放心！”

母亲本人，为姑娘，做媳妇，守寡，开店，始终与“干哥哥”无缘。但愿女儿能象母亲。

然而这女店主已分明看到，镇上和水上的男人们，正在用他们猎狗似的眼睛紧紧盯住荷如的身子了！

于是，与荷如发生种种瓜葛的青年们就越来越多了。

2 死乞白赖的追求者

如今在本镇警察署当警尉补的牟喜春，当年曾抢先追求过荷如。不过，以其苟且的作法论之，他应被归入死乞白赖的追求者之列。

此人是本镇的名人，这是因为他的长相与众不同。他皮肤粉白，生一层绒乎乎的汗毛，眼珠、头发微黄，再加上大个子、大鼻子，人们都叫他“二毛子”。

有人讲得活灵活现。说是1905年日俄两国在旅顺口交战，老毛子被小日本打个落花流水，可是，在仓皇逃命中仍然不忘花花勾当，一路上见咱中国姑娘媳妇，就追，就下手。只要脸上没麻子，眉眼是丑是俊，年龄是大是小，他们全看

不明白。处所不拘：高粱地、树林子、谷草垛、牲口棚……

老早就有人说：

“喜春这小子是老毛子留下的洋种！”

他爹牟三先生出来辟谣了。

喜春爹是个专干开“会局”、设赌抽红一类营生的臭大爷。人们不喜欢他，又不敢得罪他。有的叫他“三先生”，有的叫他“三爷”。

“真他娘的无中生有！”牟老岳站在人多的地方，骂骂咧咧地说，“我是个外来户，春儿他妈过世早，你们哪个见过？她本人长的象老毛子娘们儿，肉皮儿白绒绒的，一脑袋卷黄头发……”他把嗓门拔高两度，“再说，老毛子过境不就那么一回吗？瞧瞧我家闺女小秋，比她哥小六岁，还不是一路长相？娘的，要埋汰人，你也该好好琢磨琢磨呀！”

牟三先生的辟谣并没发生效力，时至今日，人们还依然把牟喜春叫作“二毛子”。

二毛子读了三年县中学，回镇进入税局子当了外勤。

他妹妹小秋，跟莫家的荷如同在一家私塾的长条大炕上念过书，从《三字经》、《百家姓》读到上下《论语》。出塾回家后，两人也不少来往。

小秋常到平安客店找荷如；荷如对这个黄眼珠、黄头发姑娘也很有些好感。

二毛子牟喜春，总想借妹妹的光，贴乎荷如，讨好、献殷勤。

他随同妹妹到客店来过几次。荷如不理他。

“小秋，”荷如警告说：“下次，你自己来……”

为这句话，二毛子跑上江堤，背靠大树哭了一场。那时

候，他还缺少经验，只知道落泪。

牟喜春跟几个朋友在虎皮白肉馆喝酒，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女人，又很自然地谈到美女莫荷如。

一个个喷舌咂嘴。满桌子酒肉并不能消解他们的另一种贪欲。

某甲雄辩地证明：他曾走南闯北，从来没见过象莫荷如这么漂亮、标致的女性。

某乙说出他的新发现：莫荷如虽是小镇上的姑娘，可是，从她的衣着穿戴到举手投足，几乎毫无乡气。这大半因为她身居码头附近，见多识广的缘故吧？

某丙抿一口老白干，筷子一戳，凝起充血的眼睛：

“岂止是衣着穿戴、举手投足呢？哼，她的美，是美在衣服以内的一切啊！”

这时，二毛子牟喜春突然问道：

“衣服以内，你知道？”

“看也看得出来嘛。”

“的的确确，荷如此人，美就美在她那副身板儿上了！可是，只隔着衣服大猜闷儿，那算什么能耐！”二毛子在挑战。

“你小子的能耐在哪？”

“哼，不出三天，我，我……”

二毛子到底能怎样，他并没有说下去。

身为小税吏的牟喜春，很善于卡取商铺的油水。他从天记布店扯来一块锦缎，一进家门就扔给了妹妹：

“秋，看这成色怎样？”

小秋拿起衣料，捏捏捻捻，称赞说：

“好！是挺好的！”

“花色呢？”

小秋把锦缎抖开些，放在自己身上，走近穿衣镜：

“好看！是挺好看的！”

“那就送给你做件时兴的衣裳吧！”

小秋满心欢喜，可她却推让起来：

“不，还是留给你娶媳妇吧！”

“取媳妇？”

“是呀。眼看二十的人了，还不该呀？爹说……”

“说啥？”

“说你眼眶子太高了。”

“没的事儿。”

“你是非想到县城去找？——这是咱后妈说的。”

“这话，你信吗？”

“我不信。”小秋，这个早熟的少女揭开了哥哥的心事，
“你总想往平安客店跑，你当我看不出来吗？”

牟春喜的一张粉白脸，呼地变红了。

“秋，帮哥个忙吧！”

“说吧！”

“天大热的，你们也该去江湾洗洗澡了啊！……”

于是，他把盘算好的东西埋在心底，却又怂恿妹妹神不知鬼不觉地替他办下好事。

白云镇的居民，生长在大江沿上，养成了洗江水澡的好习惯。

每当木排从这里重新起排，会过干妹子的水手、木帮们顺着江流漂走，三天过后，下哨江湾那儿，前去洗浴的良家

妇女就接连不断了。

上哨自有男人们的浴场，他们不会进犯这里的。况且，在通向江湾的路口上，有棵老古柳，树下有个石礅子棋盘，每年夏季，总有两个老头儿在柳荫下支车跳马，实际上起到了把守女浴场入口的作用。姑娘、媳妇来到这里，跳进江湾，尽可放心，用清亮明净的江水把自己的身子洗得光洁而舒爽。

牟家的小秋和一群姑娘跑进平安客店，从两排行槽间的过道穿过来，拥到小偏厦子的窗根下。

“喂，荷如姐！”

玻璃窗上露出一个桃花脸。荷如俏媚地笑着：

“啥事？进来呀！你个鬼丫头！”

小秋拿着手巾包，做着洗澡的动作：

“走哇！”

荷如摇头摆手。

“把她拽走！”小秋对女伴们喊道。

姑娘们笑闹着，冲进偏厦子，果真把荷如拉了出来。

“我家里有活儿，忙着呢。”荷如挣脱着。

母亲从店房子那边走过来，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对女儿说：

“这么多人来会你，还好不去吗？活计先撂撂呗。”

平安客店门前就是大江。以往，夜深人静，店客睡下以后，母女俩耐不住小偏厦的闷热，就时常一同来到江边洗澡，用以去累解乏。

荷如现在应约与女友们同去江湾子，纯粹是想跟大家热闹一场。是的，她平日的生活实在是太孤寂了啊！做母亲的，肯定是体谅到这一点了。

这一年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白云镇附近一些城乡，入夏以来久旱不雨。

树叶已经枯焦打卷。

井水变浅了。

江身变窄了。

姑娘们来到江湾，在密密的杂树掩映下脱去了外衣，只剩赤裸膊露腿的小汗褂、小裤衩了。

姑娘们围着荷如，以一种特殊的兴奋，以自愧弗如的语气，纷纷夸赞说：

“真白！”

“白个透丝！”

“象荤油似的！”

“你是白蜡做的人呀？”

“看人家这胳膊，这腿儿，这肩膀，这腰，这屁股，这……全长的适称！”

荷如臊得红了脸：

“你这个泼丫头！”扬起巴掌冲小秋打去。

小秋躲开，绕着江滩跑。

荷如笑骂着追来追去，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个泼丫头，给了她一通软拳头。

大家正要下水，姑娘们的头上突然响起“呱呱”连声的噪叫，一只老鹅从一株大白杨上惊飞而去。

接着，一个人，“妈呀”一声，从大白杨的上部朝下坠跌，身子在一个大丫上担了一下，扑通，摔在了柳毛棵子上。听那叫声，显然是个男的。

身穿内衣的姑娘们，失声惊叫起来。有的跳进江水闪避；有的急忙抓起件谁的小衫或裤子，胡乱地往身上穿；有的吓

得直打哆嗦，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

那人爬起来，惶惶逃走，她们才发出一片咒骂。

“截住！截住！”店家女儿荷如，尖起嗓子领头喊道，“截住小偷！截住小偷！截住——”

这件事，当天就在镇子里传开了。

陈家皮铺门市房里的观察家们认为：这个偷看姑娘临浴的窃贼，是在两位下棋老者打盹之间钻进杂树林子的……

“不准。”陈掌柜摇摇头。“也兴许是事前——比如说一大早就偷偷钻到江湾那儿，爬上了大树。”

大家又推断了一阵，终无结论。

不过，尽管找不出这个歹徒是谁，却提前订出了处置办法：逮住这个缺德兽，把他眼珠子抠出来！

白云镇的市场，在事变前是热闹的。

有吹糖人的，卖噗噗噠的，有耍猴的，拉洋片的，有练把式卖刀口药的，有爻卦、抽签的……

新近又来了个蚀乌痣的。

这个跑江湖的小老头，把他的旗帜挂在小市场的一面向阳墙壁上。旗帜是块宽二尺长三尺的白布，上面画一男一女两个人脸；脸上，围绕五官点上了密密麻麻的乌痣，并分别标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一群人正围在这里。

跑江湖的小老头，戴着老花镜凑近一个个观众，寻找那些不吉祥、务必蚀掉的黑的或红的乌痣。他说：

“老弟，瞧你眼窝里一边一个，这叫‘滴泪’，不蚀去，你得哭一辈子！”

一个对襟小衫没系扣的小伙子，露着胸脯挤进人圈。小

老头搭眼一看，呵呵地笑了：

“大侄子，你后背上……”他掀起小伙子的布衫指点着让众人看，“怎样？嘿，这叫‘布石’！恕我直言：人背乌痣，到老穿不上裤子。来，蚀去吧！”

人们用同情的、担心的，或是幸灾乐祸的眼光望着这个小伙子。在大家的怂恿下，他毅然脱下小衫，把脊梁交给了江湖人。

这热闹是很招人看的。

小税吏二毛子牟喜春正巡游市场，这光景也来到了这里。

几个酒友发现他，立刻拉他进了虎皮白肉馆。

这家饭馆扒出的猪肉，肉皮红一道，白一道的，看上去很象虎皮。几个酒友知道牟喜春最得意这一口，会他喝酒是不能去别处的。

“今天这顿，我花钱。”牟喜春拍拍洋服的斜兜。

“谁输了谁请客吧。”酒友甲说。

“什么输啊赢的？想打牌吗？”牟喜春发着愣怔。

“喝，你真好记性！忘了？”酒友乙用手梢敲着八仙桌子说，“让我算算……，初八那天，咱们在这儿喝酒，你吹啥大牛来着？”

牟喜春骨碌着黄眼珠，说：

“那怎叫吹牛呢？我姓牟的向来是……”

“得了吧，二毛子哥！”酒友丙摊出一只手，“掏钱！这次客，你请定了！”

牟喜春挠挠他的卷毛分发：“忙啥？三天不是刚过吗？”

“过了三天又怎么样？说呀！”甲乙丙三人一齐催他。

牟喜春现出一脸诡秘神气，故意放低声音，冲着凑近前